

# 辛弃疾研究丛稿

◎ 辛更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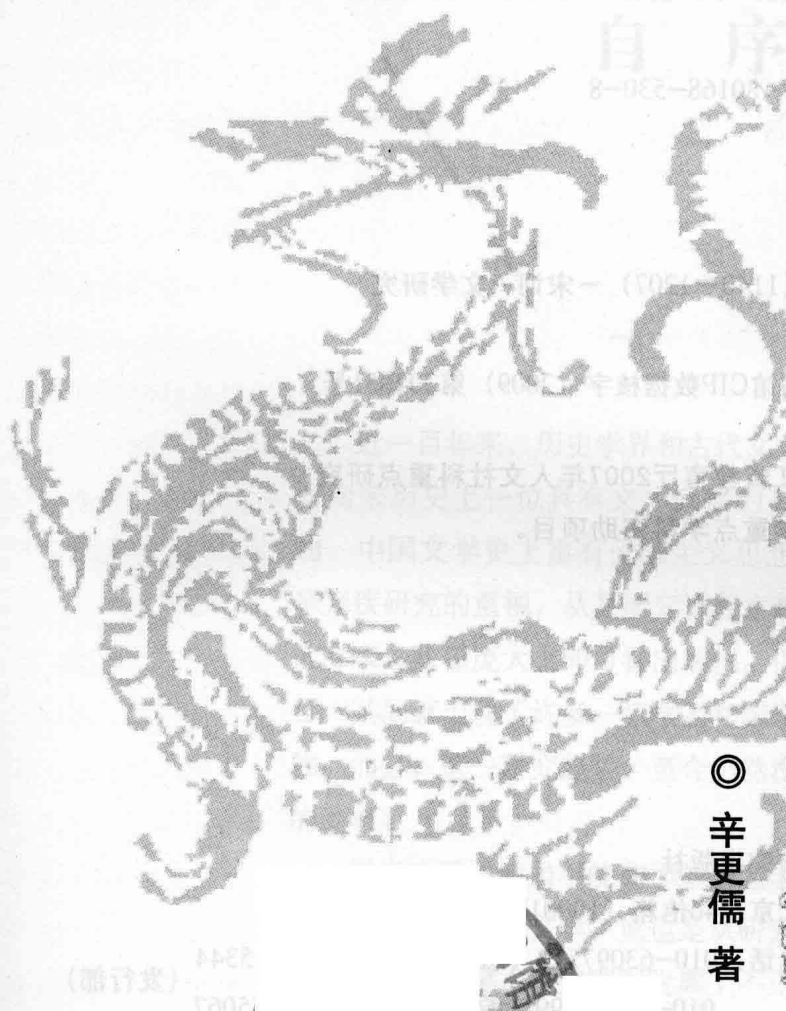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研究出版社

06

# 辛弃疾研究丛稿

◎ 辛更儒 著



I207.23  
X513

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弃疾研究丛稿/辛更儒著.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0168-530-8

I. 辛…

II. 辛…

III. 辛弃疾 (1140~1207) —宋词—文学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4051号

本书为黑龙江省教育厅2007年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和黑龙江大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出版发行** 研究出版社

北京1746信箱 (100017)

电话: 010-63097512 (总编室) 010-64045344  
010-64045699 (编辑部) 010-64045067 (发行部)

网址: [www.yjcb.com](http://www.yjcb.com) E-mail: [yjcbfxb@126.com](mailto:yjcbfx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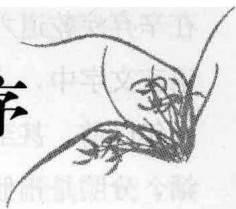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1印张

**字 数** 300千字

**定 价** 35.00元 ISBN 978-7-80168-530-8

# 自序



近一百年来，历史学界和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对南宋历史上一位具有文才武略的英雄豪杰式人物、中国文学史上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著名词人辛弃疾研究的重视，从其研究论著之数量繁多、研究专家之队伍庞大上即可看出端倪。仅就研究者而言，其间就出现了许多一流学者和国学大师级的人物。而且，这一研究趋势，至今仍然没有丝毫衰减的迹象。

说来也巧，我虽不能和那些著名学者相比较，但研究宋史和宋代文学，竟也是从研究辛弃疾入手的。1979年，学术研究刚刚脱离了不正常的状态开始复苏起步，辛弃疾研究一时成为热门话题。当时有人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了一条新观点，根据辛弃疾在《九议》之五中“某顷游北方，见其治大臣之狱，往往以矾为书，观之如素楮然，置之水中则可读，交通内外类必用此”的话语，认为辛弃疾曾在乾道三年（1167）春“由楚地潜入金国，作秘密的敌情考察”去了。而支持其观







点的根据，就是辛弃疾在纪时的字词上用了个“顷”字，说这必然不是在辛弃疾乾道六年之很久以前，所以定为乾道三年。我当时觉得在宋代的语言文字中，“顷”字所表示的含意，其实绝不是“不久”，而是很久，几年以前，甚至几十年以前都在用这个“顷”字。因此，辛弃疾上述那段话，分明是指他少年时在北方的经历，哪能据此编排他南归后潜入金国的经历呢？

学术研究是需要用证据来说话的。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写了一篇论文，寄给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请他看看是否有价值。没有料到的是，邓先生见到后，不但回信写了肯定的意见，还不惮烦劳，亲自动手对论文做了修改。比如，在论文中我举了辛弃疾、陆游使用的五个“顷”字所表达的时间概念作为论据，邓先生又补充了《文选注》中对“顷”表示“久也”的注解，作为极有力的证据之一，使这篇文章更具说服力。然后推荐到《光明日报》的《文学》版，于当年12月12日用通栏标题全文发表。

当时还有一个插曲。我的论文是这年6月份寄给邓先生的，之后，邓先生在同来访的吴小如先生谈话中就提到这篇论文和其中的观点，是否将原稿给吴小如看过，不得而知。但吴小如在这次会晤后，却得到启示，据此写出了《释“顷”——论辛弃疾1167年“潜入金国”说不可信》一文，首先在《北方论丛》当年第四期上发表（早于我的论文）。对于大学者的吴小如来说，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急功近利，把一个初入学界的小人物的观点据为己有。但我还是认为，作为不同意见的提出，我是第一人，这才是事实。

不管发生什么曲折，总之，从这一篇论文开始，我走进了宋史和宋代文学研究的殿堂，也走进了辛弃疾研究的殿堂。我其后的辛弃疾研究和宋代文史研究，也都遵循着实事求是，用证据说话的社会科学研究之路，从未生出过急功近利、哗众取宠之心。

这是一本汇集了我三十年来研究辛弃疾论文的集子，按照前后两个阶段分成了上下两编。大体上按照论文发表的先后次序编排。其中下编少数几篇虽然早已写成，只因我并未有十分把握，所以也不急于发表，今次也一并汇集起来，请同行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收录在这本《丛稿》中的文章，基本上没有做空泛研究和抽象议论，大都是为了解决辛弃疾生平事迹中一些未决、未知问题，或者是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是前人和时人未及的问题，进行专题探讨的研究成果。而有关辛弃疾在文学上的成就，其平生所著词、诗、文的研究，所占比例却小于第一类内容。这并不等于我对此重视不够，而是时贤们在这方面有了许多论述，如果我不能有所突破，不如留给时贤们以更大空间自由驰骋为好。

辛弃疾生平研究，由于没有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之类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因此历来研究者对其中许多方面也都不甚了了，以至邓广铭先生于1947年印行其《辛稼轩年谱》第一版时，学界无不惊叹其考证之精确，成果之丰硕。然而，邓先生曾多次提及，有关辛弃疾生平出处大节，尚有不足征者，需要求得清嘉庆间江西万载人辛启泰著《年谱》时曾经看到的《济南辛氏宗谱》和《铅山辛氏宗谱》的印证。然而世移事迁，迄多年未能求得。直到1984年，江西铅山县发现了《铅山鹅南辛氏宗谱》，使这一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收入本书中的《跋〈铅山辛氏宗谱〉和〈辛稼轩历仕始末〉》一文，就是我和邓先生在见到这一宗谱之后写的考证文字。不过，这部宗谱，的确不是辛启泰曾见过的《铅山辛氏宗谱》，也不是当年辛弃疾留在铅山的后裔们编印的，而是一支明代迁自福建的辛氏族入编年谱时，从辛弃疾第二子辛柅的子孙们传世的族谱中抄来几篇意义不大的序跋等文字，以为虽不是辛弃疾同裔却也以他为荣耀的辛氏宗族增光添彩。

比如，这部宗谱所刊出的辛弃疾木刻版画像，不仅署名“稼轩辛公





画像”，而且在铅山许多现存的各姓宗谱中，也都用这同一幅画像，却署上不同的祖先名字，这在我前年去铅山县实地考察时是一一发现的，因而就不足以证明其真为辛弃疾画像。倒是此谱收录的一篇《辛稼轩历仕始末》，经我和邓先生研究，认为它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其中能填补辛弃疾一生行事空白的就有四五项，于是就写入这篇论文中。后来，在我为邓先生重新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和邓先生修订《辛稼轩年谱》中，都曾一再用上这些研究成果。

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文章是《〈美芹十论〉的确切作年再考》。《美芹十论》是辛弃疾最重要的军事论著，这已成为当代军事理论家和宋史学者们的共识。然而，这篇论著的确切写作年代，人们的认识却多有差异。有说乾道元年（1165）的，有说乾道四五年的，而我经过寻找坚强的论据，认为它作于隆兴二年（1164）的秋季。与大家较为一致的乾道元年说，所差虽不过半年，但隆兴元年冬十一月，南宋与金签订隆兴和议。刘克庄曾说《美芹十论》等著作，“持论劲直，不为迎合”（《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八《辛稼轩集序》）。当隆兴二年秋冬，朝野内外对待与金是战还是议和的问题，迎合主和派者为绝大多数，而辛弃疾却恰恰是反对和议，“不为迎合”人群中最为坚定的一人。作为一篇论战著作，它怎么可能写成于或投进于宋金签订和议、宋金对抗形势根本改变之后呢？秉承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从《美芹十论》的文本中找出了大量能够支持我上述观点的论据，我以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于是写出了这篇论文。

稼轩词多用俗语词，这原本是稼轩词的独擅胜场的特点之一。张相《诗词典语辞汇释》以稼轩词为例解释俗语语词已甚多，增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所释俗语又复不少，然而我仍然认为，尚有不少重要的俗语词未能解释，又有一些解释，我以为还不够准确，所以，特作《稼轩词俗语语词辨析》一文，以析疑解难。其中有些俗语词的解释，我以为是颇中肯綮的，不但读稼轩词需要，而且适用于阅读其他宋诗宋词，尽管有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2006年，在发现《铅山鹅湖辛氏宗谱》所载的《稼轩历仕始末》之

后，历经了二十多年的沉寂，通过江西友人的帮助，我看到了一部流传有绪的《菱湖辛氏族谱》，这是辛弃疾研究史上一次重要的史料发现。其所带给我们的震撼，远远超过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在这本年谱里，辛启泰曾经见到的《济南辛氏宗图》、《铅山辛氏谱》的几乎全部内容都包括无遗。辛启泰在《稼轩年谱》的《后记》中载明他所记载的辛弃疾“世系从《济南谱》，生卒年月日时从《铅山谱》。或者以二谱为疑，然公大父名与《进十论札子》中所称合，诗中有《哭暨》十五章，可征已”。可知辛启泰所见的《济南辛氏谱》是载于《铅山谱》的一部分。目前，铅山县尚未发现载有《济南谱》的《铅山辛氏谱》，而抚州东乡县小璜镇的《辜墩辛氏谱》和抚州临川区菱湖村的《菱湖辛氏谱》都载有铅山旧谱的内容，可知辛弃疾后裔，无论是分散在江西各地，大都有共同的总谱，这从《菱湖谱》中就可以看出。

《菱湖辛氏族谱》的价值，除了对辛弃疾生平又增加了了解之外，最重要的发现是其家室和后裔的资料。比如，辛启泰虽然在编写《稼轩年谱》时参考了《济南谱》和《铅山谱》，然而对于辛弃疾妻室，却并无一字的记载；邓广铭先生虽然通过旧史史料考出辛弃疾妻范氏的事迹，然而却不曾考知辛弃疾平生三娶的事实。在得到这部族谱之后，我首先撰写了《辛弃疾家室再考》一文，考证辛弃疾原配赵氏、续娶范氏、三娶林氏夫人的时次、所生子女，并对所涉及的部分稼轩词重新进行考索。此后，我又写出了《辛弃疾后裔新考》，通过《菱湖辛氏族谱》提供的资料，厘定辛弃疾后裔四世的事迹，以澄清辛启泰《稼轩年谱》所记载辛弃疾后裔的错讹谬误，恢复历史事实的真相。

与发现《菱湖辛氏族谱》几乎同时，铅山县于2006年9月在稼轩乡万寿庵（东山）出土了辛弃疾孙辛鞬的圹志，墓中的文物被附近村民拿走，至今无法追回，而碑石经县博物馆人员的努力，从私人手中收回，现藏于县博物馆。我见到碑石的拓片，已经在得到《菱湖谱》之后。这块碑石大体完整，其开头就有“先君讳鞬，字仲武，家世济南辛氏。自稼轩公仗义渡江，寓居信州铅山县之期思，因居焉。曾祖文郁，故任中散大夫，妣太







令人孙氏。祖弃疾，故任中奉大夫、龙图阁待制，累赠正议大夫，妣硕人赵氏、范氏”等记载。这是辛弃疾研究百年来首次发现的记载辛弃疾名字和事迹的出土资料，因而倍加可贵。为了论证这次出土的圹志对辛弃疾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我曾亲至铅山县博物馆观看碑文，并特撰写了《〈有宋南雄太守朝奉辛公圹志〉考释》一文。这篇论文和其前发表的《辛弃疾家室再考》曾分别在2007年济南召开的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在上饶召开的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与会辛弃疾研究专家的一致肯定。这篇论文和辛鞬圹志的拓片，今亦一并收入这本《丛考》中。

### 三

国内的辛弃疾研究既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当然是学术繁荣的标志之一。前人的努力有目共睹，后人还要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这些成果。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在辛弃疾研究工作中，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仅出版有关的著作，就有协助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995年）以及《辛弃疾词选》、《辛弃疾资料汇编》（均中华书局，2005年）、《辛弃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辛弃疾研究》是杭州社会科学院主编的《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实际上是我研究辛弃疾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最后一章结语《辛弃疾一生功绩及稼轩词的历史地位》中，我是按照辛弃疾“是南宋时期值得尊敬的爱国志士，又堪称杰出的思想家和军事家，更是获得后人普遍赞誉的伟大词人”（《辛弃疾资料汇编》前言）的认识定位的。四个段落的标题是“辛弃疾统一中国的战略构想”、“辛弃疾抗金事业的历史影响”、“辛弃疾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词人”、“稼轩词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已经概括了我对辛弃疾一生事迹及其在文学上特殊贡献的理解。较之邓广铭先生1956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辛弃疾（稼轩）传》数万字的规模，其文字量已经不啻倍蓰。现在，我又把有关这方



面研究的主要论述结集出版，那是否就标志着辛弃疾研究已经功成名就了呢？我曾经遇到个别学者，自以为在某一专门学术领域取得不错的成果，于是就说该项研究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言外之意，自是暗示别人无法超越自己，因而不需要再继续研究下去了。我对此是绝不赞同的。任何一个人的学术成果，即使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也还要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不被后来者所超越。否则，学术研究如何还能继续前进呢？

辛弃疾研究也是如此。

仅就我所关注的辛弃疾生平事迹的研究考索而言，《稼轩集》流传到清初方才佚失，辛弃疾的行状（《菱湖辛氏族谱》的《期思世系》提及“行状”及“年貌谱”）、墓志铭及神道碑至今尚未发现。这些直接的研究资料，是解决辛弃疾生平大节和一生出处的重要依据，也是继续修订辛弃疾词诗文，为之编年笺注的重要依据，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

《菱湖辛氏族谱》的发现，固然填补了辛弃疾研究的某些空白，但是，其中并没有在《稼轩历仕始末》之外发现更多的有关辛弃疾的生平资料，也没有载录辛弃疾的任何一篇佚文佚诗（其中的《稼轩公词稿》，还把《铅山志》中已载的多位铅山人氏诗作为稼轩诗收入），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从《铅山辛氏谱》传承下来的更多原始资料的问世；

而载籍已经刊载的资料，也为许多研究者所忽视。比如，现在安徽滁州琅琊山上还保留的一段辛弃疾题名石刻，是乾道九年（1173）正月雪后辛弃疾率僚属十一人登山后题写的，其中李扬，应即延安人李清宇，稼轩词及周孚《蠹斋铅刀编》多有涉及，而杨森，我怀疑即《蠹斋铅刀编》卷一一《次韵奉答杨判官继甫》诗题中的杨继甫，其他诸人也需要通过考证，弄清在滁州帮助辛弃疾进行城市重建事业的士族群体。

又比如，《菱湖辛氏族谱》中的《济南辛氏谱》，也需要还原和研究。其中涉及到几个重要家族，如辛次膺、辛兴宗等，虽不全与辛弃疾研究有关（辛弃疾与辛次膺孙多有交往，且多有词章往还），但对南北宋之交辛氏族人的活动历史，却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再如，现传最早的铅山地方志嘉靖《铅山县志》卷一二，于《寺



观·崇寿院》条下载录了辛弃疾的一首词：

西浙悠悠，江东一派，山号观音。看池□□莲，妙香天界，桥环翠竹，像□构林。枯木撑天，危巢障雨，此景人间何处寻？雷同道，□师传大义，名重千金。溪深路凹透好，洗耳清泉听梵音。仰崇寿弥高，依稀有韵，闲云静处，出入无□。四海五湖，长途一饱，题散虚廊携手闲吟。今相□，一夕四美，水带江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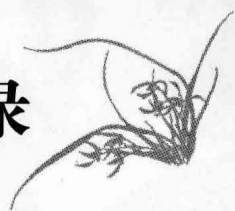
这首词应当调寄《沁园春》，其中因板刻漶漫，佚失了数字。至今尚无学者提及此词的存在，其是否为稼轩词，能否能补全文字并补入稼轩词作中，虽在未知之数，却需要加以重视。

举此数例，已经说明辛弃疾研究虽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但绝没有完结，所需要研究的工作还很多。我以上所说，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的认识是，学术研究需要更多有志于此的学者共同努力，而不只是某一个人力所能及的，我愿以此与大家共勉。

2009年10月16日

写于黑龙江大学古代戏曲与宋金文化研究中心

# 目 录



## 上 篇

|                           |     |
|---------------------------|-----|
| 辛弃疾南归后并无“潜入金国”之事 .....    | 2   |
| 辛稼轩颂韩词辨伪 .....            | 10  |
| 法式善·知稼翁集·稼轩集抄存 .....      | 24  |
| 跋《铅山辛氏宗谱》和《辛稼轩历仕始末》 ..... | 33  |
| 辛稼轩交游考补 .....             | 44  |
| 《美芹十论》的确切作年再考 .....       | 64  |
| 辛弃疾和山东反金起义史实考 .....       | 80  |
| 南宋的立国之策和辛弃疾               |     |
| “用之可以尊中国”的战略构想 .....      | 97  |
| 辛弃疾陈亮的交往与鹅湖之会考实 .....     | 119 |
| 稼轩词俗语词辨析 .....            | 133 |
| 稼轩词版本源流再探索 .....          | 149 |





## 下 篇

|                        |     |
|------------------------|-----|
| 论《稼轩集》和稼轩文 .....       | 164 |
| 再论宋词之稼轩体 .....         | 187 |
| 略论稼轩诗 .....            | 213 |
| 辛弃疾词选前言 .....          | 241 |
| 辛弃疾资料汇编前言 .....        | 249 |
| 辛弃疾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     | 263 |
| 重刊菱湖辛氏族谱序 .....        | 271 |
| 辛弃疾家室再考 .....          | 280 |
| 《有宋南雄太守朝奉辛公圻志》考释 ..... | 295 |
| 辛弃疾后裔新考 .....          | 308 |



言民南港哀幸  
車之“国金人替”

# 上篇

(二)《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

，然其意多取，亦以厚其德，解之至大其德，亦非虚言。其分封  
同，三王此制，<sup>①</sup>，其以类书内孤文，其下根中木土置

斗宿星不修“式斗部”（或称“斗部”），“式斗部”篇然即，式斗部  
出不然又修部，寻东“式斗部”部斗二部部部，其以八部部《斗部》  
斗部部部部部，国金人替”何以吾县部部部部部，吾县部部部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开泰的好友陆游对于“模”字是怎么说的：“模”

①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

② 贾岛《题李处士山居》并序：《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





## 辛弃疾南归后 并无“潜入金国”之事



《北方论丛》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蔡义江、蔡国黄二同志的《辛弃疾漫游吴楚考》一文，其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辛弃疾南归后曾潜入过金国。该文说：

辛弃疾在江汉地区度过了乾道二年，次年春天，便由楚地潜入金国，做秘密的敌情考察。秋天回国，结束漫游生活，重返金陵。

作者还说，这个问题，“至今未被研究者所注意”。

二蔡之所以断言辛弃疾在乾道三年（1167）春天“由楚地潜入全国，作秘密的敌情考察”，最主要的证据是：辛弃疾于乾道六年（1170）写给虞允文的《九议》的第五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某顷游北方，见其治大臣之狱，往往以硃为书，观之如素楮然，置之水中则可读，交通内外类必用此。<sup>①</sup>

蔡文以为，既然说“顷游北方”，可知辛弃疾之“游北方”必不是在上《九议》的很久以前。而在乾道二年他“漫游吴楚”之后，恰恰又找不出他的踪迹何在，于是就断定他必是在这时“潜入金国，作秘密的敌情考察”去了。

① 邓广铭辑校审订、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二蔡把“顷游北方”四字认作辛弃疾于乾道三年“潜入金国探察敌情”的不可动摇的“铁证”，所以，在做出这一判断的同时，还指责其他的研究者对此竟“视而不见”，可见他们自己对此四字的理解是很自信的。

可是，如果实事求是地稍加分析，对于“顷游北方”四字做这样的理解是大成问题的。因为，用“顷”字表示时间，既可作“顷刻”解，意即表示时间短暂，倘是这种用法，则不可能用来表述两三年前的某事；另外则是当作“从前”解，那就限定某事件已经发生了若干年月了。而辛弃疾《九议》中“顷游北方”的“顷”字，却正是属于第二种用法的。这在辛弃疾的文辑当中，是还可以找出另外的几个例证来的：

（一）《美芹十论·久任第九》有云：

而顷者张浚虽未有大捷，亦未至大败。符离一挫，召还揆路，遂以罪去。<sup>①</sup>

符离之战是隆兴元年（1163）事，与辛弃疾奏进《美芹十论》的“乾道乙酉”（乾道元年，1165，此据辛启泰《稼轩集抄存》之说），相隔将近两年。然而这里的“顷者”却不指符离之战，而是概括了张浚在符离之战以前的作战事历说的，其时限就不只是两三年了。

（二）《新居上梁文》有云：

稼轩居士，生长西北，仕宦东南，顷列郎星，继联卿月。两分帅阃，三驾使轺。<sup>②</sup>

这篇《上梁文》写于淳熙六年（1179），其“顷列郎星”一语，则是指淳熙元、二年（1174、1175）辛弃疾作仓部郎中一事而言。其间相隔已有五六年之久了。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看辛弃疾的好友陆游对于“顷”字是怎么使用的：

① 《辛稼轩诗文笺注》，第2页。

② 同上，第102页。



(一)《剑南诗稿》卷一〇《将至京口》诗末联为“铜瓶愁汲中冷水，不见茶山五十翁”。其下有陆游注语为“顷在京口，尝取中冷水寄曾文清公”。

按曾文清公即曾几，他是死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的，陆游曾于哪一年在京口以中冷水寄他，我虽尚未查知（按陆游于隆兴二年通判镇江府，寄水一事或当发生于此年），但必在曾几去世之前，却是可以断言的。而陆游这首诗则是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由蜀东归之后所作，上距曾几之死已十二年，而他却偏偏用了一个“顷”字。

(二)同书卷二七，有一首诗的题目是“癸丑重九登山亭追怀。顷在兴元，常以是日猎中梁山下，乐甚，慨然赋诗。予于是生六十有九年矣”。

陆游之任职于兴元府，是乾道八年（1172）的事，而此诗之作则是宋光宗绍熙四年癸丑（1193），前后相隔则是整整二十有一年，而他却也同样是用了一个“顷”字。

(三)《渭南文集》卷四有《上殿札子》两篇，其中有句云：

顷者建炎、绍兴戡定变乱之日，一切赋敛，有非承平之旧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劳，……寿皇圣帝临御以来，……则陛下今日岂可不以为先务哉？<sup>①</sup>

文下陆游自注其奏进时间为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四月十二日。今查淳熙十六年的二月，宋孝宗即传位于光宗，所以文中称孝宗为“寿皇”，其“陛下”二字乃指光宗而言。其中所说的“建炎绍兴”之际，则是指远在公元1130年前后的事，距陆游奏进札子之日，相隔已六十年左右；即令从绍兴末年（1162）算起，其间也已相隔了近三十年，而他却仍只用了“顷者”二字。

此外，在李善所注的《昭明文选》郭璞《江赋》中的“俄顷”句下，就曾引用了司马彪《庄子注》说：“顷，久也。”

① 以上所引陆游诗文，均见《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排印本。